

評審獎

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

洪愛珠

二〇二〇大疫之年，終於到底。

臺灣與疫情擦邊而過，如乘高速列車，車廂內過著正常生活，窗外景色崩塌，人事消亡。明明遍地煙硝，隔著玻璃竟無聲響。旁觀他人之痛苦，心生陰涼，僥倖而恐怖。

我倆偏偏選在今年結婚。

瘟疫之年辦喜事，惆悵歡欣交織。我們在臺北，無求婚，無蜜月，倒是一切不缺。因臺北的平安，和臺北人的成全，辦成一場婚禮。一年中的得失聚散，此文為記。

其一——赤峰街上有家書店

赤峰街上有家書店，原址荒棄多年，直到一奇女子接手，補牆砌窗，打磨成一家書店。書店處處是店東的意志，使人著迷。很多地方我都喜歡，但並不著迷，上回迷上一家書店，是兒時去誠品書店敦南店。誠品敦南書店亦在二〇二〇這年，結束營業。

赤峰街上的書店，見證我和伴侶從各自前來，在書店結識，和決定結婚。

店主人介紹我們一位高人，與她約在書店長窗下。原打算諮詢工作遷居等細事。不料對方岔題，別的不緊要，應優先考慮結婚。

高人說法，我倆本是孤獨終老的性格，遇上彼此意外和諧，合適婚姻。我倆年紀不小，交往以來始終融洽。互望一眼，覺得沒有不可，便答應了。

年輕時看待結婚，覺得十分嚴重。真要結婚，竟只得互望一眼。

高人樂了，看好日期，指定農曆年前完成儀式。我倆僅兩個月準備。小跑步起來，也把事辦成了。事後諸葛，新冠肺炎在除夕前後疫情明顯嚴峻，我們選在年頭結婚，恰恰擦邊而過。

其二——婚姻的打算

我媽過世已數年，我和弟弟於半年內先後結婚，她皆沒見得。

有件事我老記得。媽媽臨終前不久，村裡幾位大嬸來探病。

我家一帶是臺北農村，數十年禁建不開發，村人從前務農，彼此大多相識。我媽才藝好，待人親，是村裡的珍珠。大嬸們寵我媽，連帶疼惜我們全家，不時送自家的芥菜、土雞蛋來，冬至用塑膠繩綁兩隻雞，給我們進補。

癌末的媽媽，人薄如紙，強風都能吹破。下床走沒幾步，喘得面無血色。大嬸們看著心疼，哭成一堆。媽媽休息後。訪客驚魂未定，一雙雙紅眼睛，又將我這個未來孤兒團團圍住。有人出聲安慰，其他人仍是哭。其中一位平時厚待我們的阿姨，不無遺憾的說：「恁老母一定上煩惱妳沒嫁，弟弟沒娶。」

聞言我一愣，悚然起來，字正腔圓複誦一回：「阮老母真正有說，伊上煩惱，我，沒，嫁，阮，弟，弟，

沒，娶，嗎？」

大嬸抹乾眼淚，表情無辜：「伊一定係阿捏想。」

所以，話不是我媽說的，是您說的。

將類型化的遺憾，想當然爾的通俗劇臺詞，置入我媽的瀕死情境，未免鄉愿，我幾乎動氣。想對方待我們好，且無惡意，才忍下來。

送客後，進房看媽媽。此時我媽不是大半生俐落近乎硬派的那個人，而是個輕飄飄，纖小而透光的病患。因臟器疼痛，用雙手摀著腹部，身軀輕輕左右晃動，眼睛低垂不看我。

我親吻她臉頰，喊一下媽媽。知道是我，她閉著眼淺淺微笑。

忍不住問。

「某阿姨講，妳真煩惱我沒嫁，弟弟沒娶？甘有按呢？」

媽媽聽了，突然掀眼，炯炯瞪我一記：「那不是我會說的話。」氣若游絲，語氣確鑿。

「結婚係恁的事情，愛自己打算。」話說完，人又扁下去，簡直迴光返照。

心裡平坦。我的媽媽在最後階段，意志上仍是一個明白人。對於婚姻，這才是我媽的意旨。

媽媽，今仔日我欲來去結婚。我的婚姻，我自己打算。

其三——裁縫阿娥

既要結婚，就去置辦一套正式服裝。我從小不信白紗禮服，所以穿些別的。

梁實秋《槐園夢憶》裡，回憶婚前的準備，梁母說，若是沒有一條紅裙子，便不能成為一個新娘子。我亦

覺得大紅裙子喜氣，搭配白襯衫確實可以。但市面上紅裙子不好找，想我媽媽外婆這些前輩人，年輕時的衣服皆是訂做，便想請裁縫做一件。

往永樂市場找裁縫。永樂市場與永樂布市在同一棟樓，不少裁縫師傅集中此區。我在每間僅一兩坪的小工作室門口打探。見有一位老太太，目測年紀七十上下，較其他師傅年長，工作檯收拾得俐落，上前詢問。

名片上只印暱稱，師傅叫阿娥。聽完需求，阿娥問我幹嘛不穿婚紗？

「無甲意。」我答。

她笑而不語，大概覺得這女生挺古怪，但仍幫我量身。

我帶一件自己的黑色圓裙作為參考樣式，阿娥指定布料長度。我到二樓布市挑一塊中意的赫紅色絨面料，剪回來交給她。

阿娥取出圖紙紀錄，米黃色圖紙頗有年代，我這張流水編號是九九四一。紙面以紅色油墨印刷一女模特，短髮高瀏海，大耳環，單手支腰站成一字步，是八〇年代都會女子，電影《青梅竹馬》裡女強人梅小姐的模樣。阿娥在女模身上，描繪出我的圓裙，標記腰圍和裙長。量身時聊天，她年輕時跟隨姊姊，在忠孝東路開店，為官太太們製作套裝和旗袍。大姊過世，她才到永樂市場承接一個小單位。開鋪時間自由，案子不必接滿。空出的時間，她喜歡上法鼓山禮佛。

阿娥：「裙腰要做糾帶（鬆緊帶）否？」

我：「要。怕我以後肥起來。」

阿娥：「那妳就不要再肥了。」

簡直像和自己的外婆對話。

領裙子那天，阿娥教我將腰帶打成蝴蝶結。我帶買來的白襯衫給她看。襯衫料子太厚，領片浮飛。阿娥不發一語，費十分鐘，用沉重的專業金屬熨斗，專注燙好襯衫的一對領片，細細調整角度，領片最後挺直而服貼，尖端處有小弧，點靠在鎖骨位置。

婚後不久，我將婚宴照片送去給阿娥。正值疫情緊張階段，全臺口罩缺貨，阿娥也縫製一些布口罩，別人展示大紅大綠的花布，她只選三兩素色。

見到我，阿娥眼睛一亮，說：「我昨天才想到妳。」

「想我按怎？」

「我在想，妳穿那件紅裙去結婚，毋知古錐無？」

其四——卡好西服

先生是文藝類型的中年人，已多年不穿西裝。

為搭配我的紅裙子，他從衣櫃深處，翻出上世紀買的KENZO毛料西服外套，和不成套長褲。外套灰黑色面料，細節別緻，扣眼、內襯皆是酒紅色。KENZO的創辦人高橋賢三，於二〇二〇年深秋，感染新冠肺炎辭世，衣服還新，設計者已永眠。

尺寸需要修改，先生隱約記起天母中山北路六段上，有家老西服店。

卡好西服有個洋店名 Terry's Tailor。店東 Terry 泰瑞，是老先生，個子圓敦敦，髮色黝黑，梳得服貼而亮，穿格子襯衫配緊身牛仔褲，布尺掛肩上，動作洗鍊，難辨年紀。

開始只交代改西裝，泰瑞讓先生把衣服穿上，以粉片畫記號。

量身時，先生指指我說：「是這樣的，我打算跟這位小姐結婚。」

泰瑞聞言一僵，停止量身。向先生搖頭，輕聲而正色的說：「這樣不妥。」

「這件外套平時穿可以，結婚用，太休閒，對小姐不夠禮貌。」

「結婚，要穿正式西裝。」泰瑞說，神情莊嚴。不似裁縫，倒像自家長輩好言相勸。

先生聽從泰瑞，請他訂製一套新西裝。他是長人，手腳比一般亞洲男子長三吋，合身西裝本就難買，訂製倒容易。泰瑞重新為他量身，步履和神情都放鬆不少。

回程車上，我倆討論泰瑞，他說話有外省口音，偶爾夾著英語，咬字準確而洋氣。其人及店鋪陳設，氣息遙遠，似七〇年代三廳電影裡，富家少爺的家臣，妥靠，波瀾不興而神秘。他不像個今日人。然而又見他肢體輕快，髮色烏黑，年齡不可能超過七十？泰瑞是個謎。

兩周後，約好試衣。先生鼓起勇氣問泰瑞：您哪裡人，今年幾歲了？

此類問句，泰瑞大概聽了不少，笑意更高深。

「我臺灣人，東港來的。」他突然說起閩南語。「二十三年次。」

民國二十三年次，一九三四年，時年八十五。

我倆驚呼出聲。泰瑞呵呵笑，頗鎮定，似很熟悉這種反差效果。接著說自己家裡捕魚，小時候家裡窮。十三歲就北上學裁縫，在美軍顧問團裡工作，故能講英語。美軍在臺是一九五〇到一九八〇年間，眼前這位東港少年的臺北日子和裁縫歲月，超過七十年，長過好些人的一輩子。

先生將頭髮剪短，穿上訂製西裝和皮鞋，形象一新。泰瑞左繞繞右看看，又長輩般眯起眼笑。

婚禮在一月完成。三月初，我們將婚禮照片印成小相本，送給泰瑞。店裡很安靜，泰瑞一個人靜靜看迷你

的真空管電視，電視幾乎沒出聲音。室內光線，似乎又衰弱了一階。

五月中旬，與婆婆到天母吃館子過母親節，回程繞去中山北路看泰瑞西服，招牌依舊，鐵門竟緊閉。

我們不願相信，停車，站在店門前，隻字片語都無。隔壁店家說，泰瑞西服歇業了，昨天泰瑞還親自來收拾東西。

二〇二〇，來不及道別泰瑞。

其五——婚宴之必要

高人提點我們結婚時，有一附帶條件，就是不可略過婚宴，必須公開宴客。

結婚是俗事。

婚紗如劇照，新人如演員，聘金嫁妝如交割。而婚宴一節，我以為最俗。

去過多少婚宴，技術不斷精進，本質沒有分別，皆很像李安的電影《囍宴》，皆為實境秀。不同的靈魂與肉身，穿相似禮服，相似的出場，敬酒，拍照。笑聲太鬧，菜太難吃。

小時候我想，結婚可以，但婚宴應盡量避免。

如今我倆已不小，心隨境轉，認清結婚之俗，正因為與眾人相關。

我二人皆在大家族長大，在自家擔任永遠的大孫和大孫女，長年受寵。如今結婚，就算以婚宴娛樂眾長輩，也算我倆一分心意。想清楚之後，就全然放下文藝青年的心理包袱，盡情老派，迎合大家。

婚宴場地選在城中區五十年歷史的老牌粵菜酒樓大三元；喜帖印滿版紅色金色，請長年配合印刷廠承印，對方分文不取，全力相挺；認識十年的輸出廠商，印好大紅色背板，安裝完畢就走，也不拿紅包；大舅舅送來

兩大盆比人高的錦簇花籃，擺在前臺，氣派非凡；婆婆穿上芬蘭品牌 Marimekko 橘紅色大花洋裝，上臺致詞，喜氣洋洋。

婚宴真情至性。

婚宴後沒幾個月，先生告別了八十多歲的姑丈。下半年，我的小表舅在壯年意外過世。回想上一回與他們相聚，就在自己的婚宴上。才曉得婚宴留下什麼，才領會從俗的益處。二〇二〇真是艱難，這一年我們結婚，覺得沒什麼是容易的。感謝諸位相伴，願你們全部安康。

作者介紹

洪愛珠

本名洪于琚。

倫敦藝術大學傳播學院畢，平面設計工作者，大學兼任講師。

工餘從事寫作，以記俗常生活，吃食與人景。

曾獲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、鍾肇政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。

著《老派少女購物路線》（遠流出版）。

評審意見

張瑞芬

此篇結婚記，主題平易，初看不甚起眼，然而言語從容，閒散成文，在大疫之年見出山川日月坦蕩，人生幸福之難得，細品之下，極富情味。

文中言意外結識一有緣人，遂打算完成終身大事。尋常物事，平凡街坊，人物寫得栩栩如生，音聲歷歷。永樂市場裁縫阿娥為女主角裁製紅裙的牽掛：「穿那件紅裙去結婚，毋知古錐無？」卡好西服老師傅 Terry 堅持新郎應著正式西服的老派浪漫，也見出其深厚文化底蘊。最終婚禮於大三元老牌粵菜酒樓宴客，從俗如流，卻見人世莊嚴，盡在於此。禮俗雖陋，然人事茫渺，親人相見，亦僅此一瞬，感傷與甜蜜交織。〈二〇二〇臺北式結婚〉，也諧音「臺北市結婚」，是一篇令人會心，備感溫暖，穿越古老習俗與城鄉差距，見出真情至性的佳文。